

郭注莊子

三

大宗師  
應帝王

服部文庫  
イ 17  
2041  
3



117  
2041  
3

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內篇

郭象注

大宗師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

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眾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

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

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主知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

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

稱

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

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人之

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雖然有患，雖知盛未若遺

夫知者，未能無可

無患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

若乃任天而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有特則庸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有涯

天也，必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有真人而後

得其真而不可亂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凡寡皆不逆則所順

者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暮士，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暮以致之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經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

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無意想也

覺無憂

當所遇而安也

其食不甘

理當食耳

其息深深真人之

息以踵

乃在根本中來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

哇

獲氣不暢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

古之

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與化為體

其出不訢其入不

距

泰然而任之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

寄之至理故往來而

往來不殆之兒亦疾兒之往來心自介之兒

不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

復探求

受而喜之

不問所受者何物

忘而復之

復之

識乃至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

真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

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若然者其心志

所居而為志

寂

雖行而無傷於靜

其頽頽

頽大材

淒然似秋

殺物非為威也

時

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

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以汝為善言台之所為不也  
又言以為通之身也保不也

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

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

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無意想也

覺無憂

當所遇而安也

其食不甘

理當食耳

其息深深真人之

息以踵

乃在根本中來

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

哇

獲氣不暢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

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

古之

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與化為體

其出不訢其入不

距

泰然而任之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

寄之至理故往來而

往來不殆之兒亦疾兒之往來心自介之兒

不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

復探求死意也

受而喜之

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

忘而復之

復之

識乃至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

真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

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若然者其心志

所居而為志

寂

雖行而無傷於靜

其頽頽

頽大材之貌

淒然似秋

殺物非為威也

然似春

生非為仁也

喜怒通四時

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

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

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

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燠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人無樂也，直莫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天時，非

賢也。時之者未若忘時，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之塗而就利違害，行名失已，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

則傷德而累當矣。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

矣。安能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

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拘人  
本作  
人近是

也。斯也，吾已殉人，殉彼傷我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

而非，若不足而不承。冲虛無餘，如若不足也，承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於獨，張乎其虛而不華

也。曠然無懷，乃至於實，邴邴乎其似喜乎。至人無喜，暢然

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濔乎其似也。不以

已與乎止我德也。無所趨也，厲乎其似世乎。至人無厲，

故若厲也。志遠見，警乎其未可制也。高放而連乎其似好閉也。

綿邈深遠，以李之吾處也莫見其門，以李之吾處也恍乎其言也。不識不知，而天機

為體，刑者治之，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知為

懷

注疏本如若不足也  
你如不足者也

時知者自時之動非我唱

以德為循

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

以刑為體

者、綽乎其殺也

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

於世也

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在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以德為循者言其與

有足者至於丘也

丘者所以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

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

也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閑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悅然不

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音義同音閑

之也

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一其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

其一也一其不

一也

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其

一與天為徒

無有而不

其不一與人為徒

彼彼而我我者

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

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真然無不任而玄同彼我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

且之常天也

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且耳奚所

係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

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彼特以天

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

夫相因之功莫若

假

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

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其

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

化其道。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

堯桀之所在邪。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

舉

我。我奚惜哉。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無善

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夫藏舟於壑。藏山

於澤。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

將任化而無係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

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

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故謂

今之所遇可係。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遇。不知與化為體。而思

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遷也。無



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

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

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特犯人之形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乃是人形

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其為

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

不遇，所遇而樂，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樂，豈有極乎？

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

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天善老善始

上有足  
本獨

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

粹猶足以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

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夫道有情有信，無為

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無常之信，故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古今

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生之神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

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在大極之

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

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

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也

得之以擊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

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

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

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

下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道無能也此言

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已猶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南伯子葵曰道

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

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

蓋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全才故也

蓋有聖人全才則

教而可知也

箕尾之問天漢津、南維星在箕尾上言乘東維騎箕尾之問也

蓋告上梁倚也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

而後能外天下外猶遺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

而後能外物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

日而後能外生都遺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則不

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當

遇而安之忘先後之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與獨俱往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

惡然後能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

將也任其自將無不迎也任其自迎無不毀也任其

自毀故無不成也任其自成其名為櫻寧夫與物冥者物

始不寧也物榮而獨不榮則敗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矣故榮而任之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

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玄冥聞之參

寥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

寥聞之疑始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無之名九重而

後疑無是始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

本無之名之上有及

南華經

卷三

七

即音榮崔云所擊者也

參意高參不名

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春以死為尻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

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

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

有沴沴陵亂也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為患蚼蚿而鑑于井曰

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

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

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

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夫體化合變

則無往而不因且夫得者時也當所遇之時失者

順也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能且夫物不勝天久

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俄而子來有

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

叱避無担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亦宜無為担之也倚

假下同

自此至

擊井皆

子祀自說

病狀也

此學

辭也



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孰能登天遊霧撓

挑無極無所不任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忘其生則無不

任化無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若然

友哉蓋寄明至親而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

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

我猶為人猗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子貢

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

牽平形制則孝不在誠慈不在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

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理有至極

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

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

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

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

觀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入矣觀

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

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

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就稱仲尼

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

直

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外內不相及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真之故

無二彼以生為附贅縣疣若疣之自懸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

死為決疣潰癰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夫若然者

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

不知勝負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

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

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而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五臟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

假注同

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

哉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真物也子貢曰然則夫子

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

豈覺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

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

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

鷓鴣曰生定因前後  
文當作生足蓋正  
與不

外而共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

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

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

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為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問向之所謂忘者天不

不然也至人常子貢曰敢問畸人問向之所謂忘者天不

者又安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夫與內真者遊於外也獨

能遊外以真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故曰天

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

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

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

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

怪之魯國觀其禮而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唯簡之而不

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

意而付之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安若化為物不

化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宛轉與化為一

今豈待所未知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



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焉知來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

與化俱生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夫死生猶覺

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

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

何為在此而憂彼哉以形骸之變形之駭動耳故不有且宅而無情死為且宅之日

新耳其惜不以為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

哀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

豈知吾之所在也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

淵言無往而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

時而足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

惜也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

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

哀與化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安於推移而

俱往也乃人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意而

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

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不宣

疏本形作刑

治

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

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

潘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

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

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播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

理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為之累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劓使我乘

成以隨先生邪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

我之自然當不息黜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

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皆自爾耳亦無愛為

於其間也安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日新覆載天地

刻彫象形而不為巧自然故非巧也此所遊已遊於不為

也師顏回曰回益矣以損之為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

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

成之非義義功身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它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選

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它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

何謂坐忘計規定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

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

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

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化則無常也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

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

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至子桑

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

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

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

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應帝王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

可心身神也

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

不及泰氏。

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

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有虞氏

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夫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竟矣。故

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

人之域。其知情信，其德甚真，故無偽，而

未始入於非人。

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肩吾見狂接

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

曰：是欺德也。

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真。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

鑿河而使蚤負山也。

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

而任不勝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全其性分之內而已。正而後行，

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

之患。

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存也。

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斃。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

知  
注疏本不如作不

南華經

卷二

十八

羣碎

蓋物利碎磨之上則歸無故羣碎之謂

翼注本起作超  
注疏本冥下有者  
鄉 別 字

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

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大初止於玄冥也予

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任人之自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

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

野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汝又何帛以

治天下感予之心為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又復問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合氣於漠

漠然靜於性而止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任性

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陽子居見老聃曰

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

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者也言此功夫容身不且也虎豹之文來田

獲狙之便執鰲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

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

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

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

似非明王之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

而莫知恃賴於明王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已名

今翼本仰令

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而遊於無有

者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鄭有神巫

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

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意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

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

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壺子曰吾與汝既

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

卵焉言列子之未懷道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嘗試與來

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列子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槁木同其不

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

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

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

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

動而天墮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

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

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

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杜曰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杜曰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暇  
下同

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

其杜權矣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

此應感之容也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

棄而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機發而善

於彼彼乃見之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

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

勝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厝其間也是殆見吾衡氣

活列子作朕

躍

機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關鯢桓之審為淵本心

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

焉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

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畧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

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

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

虛而委蛇無心而隨物化不知其誰何汎然無所係也因以為

第

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

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然後列子自

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

人

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

唯所遇耳

雕琢復朴

去華取實

塊然獨

以其形立

外飾去也

紛而封哉

雖動而真不散也

一以是終

使

各自無為名

戶

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無為謀府

使物各自謀也無

為事任

付物使各自任

無為知主

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體盡無窮

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

而遊無朕

任物故無迹

盡其所受乎

天

足則止也而無見得

見得則不知止

亦虛而已

不虛則不能任羣實至

人之用心若鏡

鑒物而無情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來即應去

即止故能勝物而不傷

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廣而無勞神之累

南

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

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

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

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為者敗之



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